

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

—— 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Philip G. Altbach, Robert O. Berdahl, and Patricia J. Gumpert 等著

主 审

杨 耕

周作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

—— 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Philip G. Altbach, Robert O. Berdahl, and Patricia J. Gumpert 等著

主 审

杨 耕

周作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 /

(美)阿尔巴赫(Allbach,P.G.),

(美)伯巴尔 (Berdahl,R.O.),

(美)冈普奥特(Gumport,P,J)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ISBN 7-303-07332-9

I .2... II. ①阿... ②伯... ③冈... III. 高等教育—研究—美国—英文

IV.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1493 号

21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

作 者：Philip G. Altbach, Robert O. Berdahl, and Patricia J. Gumport

责任编辑：刘生全

美术编辑：高 霞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网 址：www.bnup.com.cn

出 版 人：赖德胜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787mm × 980mm

1/16

印 张：32.25

字 数：480 千字

印 数：5000 册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3-07332-9/G · 5587

定价：48.00 元

作者简介

PHILIP G. ALTBACH 是波士顿学院的 J. Donald Monan SJ 高等教育教授,也是该校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他是《高等教育评论》的编辑,在高等教育领域著作广泛,包括: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The Knowledge Context, Student Politics in America 等书,另编有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 Encyclopedia。

ROBERT O. BERDAHL 是马里兰大学 College Park 校区教育学院高等教育教授,其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及全州性协调的著作影响相当广泛。

ROBERT BIRNBAUM 是马里兰大学 College Park 校区教育学院高等教育教授,曾经担任威斯康星大学 Oshkosh 校区的校长,著有 How College Work: The Cybernetic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及其他书籍。

MARC CHUN 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目前正在攻读教育博士学位及社会学硕士学位,他即将出炉的论文探讨社会认识论、组织意识形态及知识的建构。

ERIC L. DEY 是密歇根大学高等教育副教授,也是该校高等及高中后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曾经主持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合作性机构研究方案。

ROGER GEIGER 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高等教育教授,著有 Re-

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since World War II,另编有 Th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Annual。

LAWRENCE E. GLADIEUX 是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的政策分析执行主任。大学委员会是一个各级学校的全国性组织。他在关于高中与大学的衔接、学生是否负担得起大学费用以及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的议题上著作很多。他与阿瑟·豪普特曼(Arthur M. Hauptman)合著 The College Aid Quandary: Access, Quality, and the Federal Role,另编有 Radical Reform or Incremental Change? Student Loan Policy Alternatives for the 1990s。

PATRICIA J. GUMPORT 是斯坦福大学高等教育副教授,她也是全国高中后高等教育改进中心的执行主任及斯坦福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

FRED F. HARCLEROAD 目前担任高等教育顾问,也是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荣誉教授与该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他曾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Hayward 校区的创校校长,也曾经担任美国大学测验方案的总裁。

SYLVIA HURTADO 是密歇根大学高等与高中后教育研究中心高等教育副教授,过去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担任加州大学校长的社会学领域博士后学者。

D. BRUCE JOHNSTONE 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区高等及比较教

育教授,他曾经担任州立大学布法罗学院的校长,也曾经担任纽约州立大学总校长。他的著作很多,主题是高等教育的经济与财政以及相关政策议题,特别是学生的财政补助、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经费支援以及相关题目。

JACQUELINE E. KING 是美国教育协会联邦政策分析主任。在 1996 年 11 月出任这个职务之前,她是大学委员会政策分析副主任,在高等教育的财政资助、入学机会及大学招生政策方面有许多著作。她获有马里兰大学 College Park 校区的高等教育哲学博士学位。

SHARIBA RIVERS KYLE 在纽约市立大学 Medgar Evers 学院教务长办公室工作,也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Baton Rouge 校区教育行政博士班学生,及该校 Nubian Pre-Doctoral Academy 的方案协调人,曾在有关非裔美国人的教育议题上发表一些文章及专题论文。

KOFI LOMOTÉY 是纽约市立大学 Medgar Evers 学院的教务长,他曾经发表一些有关非裔美国人教育的书籍、论文以及专题篇章,也和 Philip G. Altbach 共同编辑了 *The Racial Crisis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另编有 *Urban Education*。

T. R. MCCONNELL 曾经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高等教育教授,也曾经担任布法罗大学的校长,并且在 1957 年创立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AIMS C. MCGUINNESS Jr. 目前任职于位在科罗拉多州 Boulder 的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系统中心,过去曾在国家教育委员会服务。

MICHAEL A. OLIVAS 是休斯敦大学法律中心的 William B. Bates 法律教授,以及高等教育法律与管理中心的主任,也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顾问。

ROBERT M. O'NEIL 是弗吉尼亚大学法律教授,也是杰斐逊表达自由保护中心的主任。他在 1980 到 1985 年间担任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的校长,在 1985 到 1990 年间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他目前也是 TIAA-CREF 的董事、大英国协基金与 James River 公司的主任,以及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A 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曾在 1978 到 1995 年间担任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董事,在 1983 年到 1994 年间担任教育测验服务社的董事。

JOHN K. WILSON 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在读博士,著有 *The Myth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 Conservative Attack on Higher Education* 一书。

AMI ZUSMAN 是加州大学系统的学士后教育规划的协调人,负责九个校区的研究生入学与课程计划分析。她在高等教育公共政策议题上著有一些报告与论文。

在过去 20 年,我国高等教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开始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拉开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序幕。但是,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在质与量两个层面都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对于改革我们的高等教育观念,制订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有着很现实的意义。

20 世纪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美国世纪,在过去百年中美国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有了更多的民主权利,美国的发展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究其原因,除了美国有优越的天时地利条件,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未伤元气而且还刺激了经济的发展,掠夺了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资源,以及美国人民较少保守思想勇于开拓创新等因素外,还和美国能够不断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推动和引导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回顾美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它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改革,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一、建立和发展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

美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较好地解决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美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属高等教育后发国家,但是今天其高中毕业生中 75% 都能进入高等学校,同时它还拥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大量精英人才,领导美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美国解决这一世界各国都遇到的难题的途径就是建立和发展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多层次和多样化已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特色。

1. 建立和发展社区学院

美国的两年制初级学院最初出现于芝加哥大学。1892 年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哈珀提出把大学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分为两部分,

1899年9月30日芝加哥大学董事会根据哈珀校长的建议决定设置副学士学位,随之第一所私立两年制学院在美国建立。第一所公立的两年制学院于1901年在伊利诺州的乔利艾特地区建立。这一时期,初级学院的使命是为那些在学术上、经济上或心理上未做好准备到大学学习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学习机会,同时选拔其中优秀者输送到大学高年级。到1915年全美已有74所独立设置的初级学院。它虽然还处在萌芽阶段,但意义却是深远的。由于初级学院的建立,美国创建了由大学、学院和两年制学院构成的三级高等教育结构,形成了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构成的完整的四级学位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都向传统的以四年制本科学院为基本构成体的高等教育结构提出了挑战,激发了美国进行高等教育结构改革。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加速发展公立的两年制学院——社区学院,大量培养技术工人、初中级技术人员和服务业所需的各种人才。

自1947年杜鲁门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大力发展社区学院以来,社区学院不断扩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社区学院的学生达到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平均每周就有一所新的社区学院建立。由于社区学院采取开放招生的政策,并且不收或仅收极低的学费,因此吸引了大量的过去不可能有机会步入大学校门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样,大力发展社区学院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效,既满足了经济发展对准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要,又适应了高等教育民主化的时代潮流。

2. 建设研究型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

美国在大力发展社区学院,推进高等教育普及的同时,并未忽略提高,而是积极建设研究型大学,努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随着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了其发展的历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有20所左右的研究型大学。1900年美国大学联合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已形成了一个研究型大学的群体。但自此以后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研究型大学在质量与

数量上都没有实质的发展。在战争期间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大大加强了。在 1957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以后,研究型大学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主要的州立大学进入了研究型大学的行列。

如果说今天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都有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那么美国这种大学则更多些,严格说也有十几所。这些大学对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战略作用。它们的发展和改革影响着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与改革。它们是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战略基地,同时还是国家的主要创新基地,据统计,美国的主要学术刊物中,40%的论文是由 12 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撰写的。

美国建设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国家措施主要有:第一,把主要研究型大学办成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人相信“知识的传播与创造是同等重要的,这两项工作由同一批人在同一地点承担,就可以完成得更好”。同时,美国人在传统上对大政府持怀疑态度。因此,美国把从事基础科研的国家实验室几乎都设在主要研究型大学,并由这些大学来管理。美国目前基础科研经费的 60%都用于大学的基础科研。第二,联邦集中支持主要研究型大学。联邦政府的基础科研经费主要用于研究型大学。据统计,1984 年 100 所研究型大学获联邦科研经费占当年联邦高校科研经费的 84%,20 所主要研究型大学所获联邦科研经费占联邦高校科研经费的 55%,它们得到了国防部高校科研经费的 76%,国家科学基金会科研拨款的 42%。联邦科研经费之所以能如此集中于主要研究型大学,主要是由于美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竞争机制,联邦科研经费是按照“卓越质量原则”拨出的,由于主要研究型大学集中了最优秀的学者,自然获得联邦大量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下大力气发展了研究生教育。前哈佛大学校长卜西对这段时期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评价。他认为,“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盛名更多的是由于在研究生教育(包括博士后培养),科研和科研训练而非在本科生教育方面的进步所酿成的”,“美国研究生院的伟大时代终于到来了,美国在 60 年代培养出的受过高等训练的学者多于本世纪前 60 年培养的总和。研究生院终于超过了本科学院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

构”。

经过这一阶段的大规模调整,美国高等教育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结构终于建立起来了。学生构成趋于合理,到1975年,研究生与二年制学院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46%,这个比例基本上适应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化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人才的需求。同时,这样的高等教育结构也满足了美国人民对高等教育不断扩大的需求,几乎人人都有机会进入这个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实现自己的潜力。

二、扩大高等教育职能

1862年通过的《土地赠与法》赋予美国高等学校一项新的职能——服务。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高等学校的“服务职能”有了更高的要求。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在范海斯校长的领导下提出了“威斯康星理念”,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大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1908年,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指出,“威斯康星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州立大学,它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是由于它向州部门提供了专门知识,向大众提供了讲座,把大学送到了人民当中”。

服务职能的增加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一场革命,使得美国传统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它打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封闭体制,在高等学校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使得为社会服务和为国家发展服务成为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其次,它确立了应用科学研究以及与工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农业和工艺学科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使得美国高等学校成为应用科学的圣殿,并使得美国对立即有用知识的传统尊重制度化。同时,还使高等学校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大学开始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第三,高等学校不再是上层社会的特权领域,向中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子女打开了大门,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得高等教育成为维系社会生产关系的安全阀门。第四,建立了有益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政府依赖高等学校解决诸如贫困、医疗和教育等社会问题,企业求助于高等学校提高生产率和开发新产品,民众视高等学校为个人更新知识和提高技能的场所。这样高等学校就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第五,促使高

等学校引入新的教学方法。由于应用科学的引入,学生们必须走出校门去观察自然、动物和植物,去考察工业、社会制度及其机构,自己动手设计和到车间实习,从而根本上改变了被动消极的传统教学方法。

美国高等学校在 20 世纪不断推进其服务职能,终于形成了教学、科研和服务三位一体的高等学校职能,也就是说把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统一了起来。高等学校通过服务帮助美国创造了农业奇迹,促进了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在今天则帮助推动了美国高技术工业的建立和飞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高等学校还通过服务实现了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不仅争取到了企业和社会的大力资助,增加了高等学校的办学经费,而且还促进了高等学校科研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完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机制

20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普及程度是世界最高的,其灵活多样性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不仅培养出了许多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而且也培养出了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美国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其不断调整和完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机制分不开的。

1. 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机制的优势,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

美国人民在开拓美洲新大陆和创建新国家时形成的崇尚竞争、开拓和珍爱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以及美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美国高等教育形成了自治与竞争的特点。

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分权的领导体制和高等学校自治的传统,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团体和组织或个人都可申请建立高等学校,这样的体制大大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美国高等学校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有权做出聘任、晋升和解聘教师的决定,无需经政府审批。私立院校可以自己确定招生标准和数额,公立院校最起码在其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有着类似的权力。美国高校还可以自行制定课程计划、授课内容和学位标准。私立院校完全可以自主决定经费的使用和分配,公立院校在经费的使用上也有相当的自主权。总之,美国的高等学校在行政、财政和学术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它们的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选聘校长,确定学校的

目标和发展方向等大政方针,校长是最高行政负责人,对董事会负责,而教授对学术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大学开始越来越大地影响社会生活,而社会各界对高等学校也日益关注,于是出现了影响学术自治的潜在势力。高等学校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它们意识到要维系大学自治必须自律,必须在大学与社会和政府之间建立缓冲阀。于是,美国各地区高校联合建立了保证最低限度质量的认可制度。各专业联合会也纷纷建立专业计划认可组织。20 世纪美国认可制度的建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既保证了美国高等学校最低限度质量,又避免了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直接干预,在制度上保护了高等学校的自治。美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相继成立了州立大学联合会、土地赠与学院联合会、由美国研究型大学组成的美国大学联合会、美国初级学院和社区学院联合会等机构,它们代表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的利益,向社会表述它们共同的关注,到国会走廊去游说,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从而起到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中介作用。

大学自治并不能自动保证学术自由,大学内外的势力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干涉教授的学术自由。为了在制度上保证教授的学术自由,美国大学建立了终身聘用制度。1905 年,教授们进一步组织了起来,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捍卫学术自由的各项原则,为教授们创造自由思考和自由创新的空间。

美国的社会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社会崇尚和鼓励自由竞争,美国高等学校自诞生起就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高等学校的自治无疑又给如火如荼的竞争添薪加柴。首先,美国高等学校要为吸引学生而竞争。在这个竞争市场中,美国的突出特点是买方的选择,因此高等学校的生存取决于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意向。消费者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这就促进了美国多样化高等教育结构的建立和灵活课程计划的开设。其次,美国高等学校还要为优秀教师而竞争,这样就形成了优秀学者的买方市场,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条件,而且促进了教师的流动。最后,美国高等学校还要为经费而竞争。它们要为联邦拨款、州政

府的支持、私人和基金会的捐款,以及企业的资助而竞争。在美国,声誉就是货币,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质量和声誉,才会使经费滚滚而来。在著名大学之间,这种竞争最为激烈。

美国不仅在学校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在每所高校内部也弥漫着激烈竞争的空气。学生为名次,教师为续聘、晋升和终身聘用而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只要不超越一定的界限,就有助于提高教育和科研质量,有助于形成浓厚的学术气氛。美国高等学校中的选修制度、晋升与终身聘用制度等也都创造和鼓励竞争的气氛。

美国高等学校的竞争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映,适合美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因而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杠杆。这种市场竞争的机制使得高等学校充满活力,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一些高等学校不断完善,发展成为优秀大学,另一些学校不能适应变化的需求,逐渐衰退乃至灭亡,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学校建立,适应新的消费市场,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处于永恒的动态之中,在动态中不断发展。自治、竞争的机制使得美国高等学校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20世纪60年代在大学适龄青年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各州、各地和各院校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做出了反应。一些州扩大了现有的高等学校,一些州建立了新的院校,少数的院校基本上维持了原有的规模,提高了录取标准,还有的院校采取了开放录取政策。最终,几乎所有准备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都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这个制度作为整体既吸收了大量的学生,同时又没有损害一流大学的教育质量。

2. 完善政府的干预机制

联邦政府真正有效地干预高等教育始于1862年通过的《土地赠与法》,但是可以说,直至二次大战爆发,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还没有制度化,还是不连贯的、个别的。

二次大战中,罗斯福总统聘请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布什出任联邦科研及开发办公室主任。布什极力主张不要单独建立研究机构,而应组织科学家和提供必要的资源,由这些科学家在自己工作的机构——现有的包括大学在内的非政府机构——从事必要的科研。此外他还建议,资助应以科研合同的形式提供,政府科研合同

的签定应以竞争为基础,政府应通过同行专家组来进行评审。这样,他就为大学与联邦政府在科研方面的合作关系勾画出了一幅影响深远的蓝图。罗斯福总统接受了布什的建议,大学科研经费激增,成果倍出,大学科研为打赢这场战争起了重大作用。战后,布什又向总统提交了题为《科学:无边的疆界》的划时代的报告。布什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基础科研的重要作用,认为开展基础科研最佳的地方是学院、大学和一些由捐款建立的研究机构,他期望这些机构去创造知识,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探索“无边的疆界”。联邦政府遵循布什的建议,开始大规模支持大学科研,一些重要的国家实验室也交由大学管理。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联邦政府加大了干预高等教育的力度。在这一时期,联邦政府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大力向高等教育拨款,克服了苏联卫星上天在美国造成的危机;通过了高等教育法,为学生提供了奖助学金和学习贷金,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0世纪70年代中以后,美国开始进入了不稳定发展时期,政府赤字居高不下,对高等学校拨款产生很大影响,于是高等学校学费不断攀升,在公众中,特别是在中产阶级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再加上一些著名研究型大学在使用联邦科研拨款中管理不当,联邦政府开始制定法规要求高等学校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对政府、公众和社会负起责任来。

总起来说,二次大战以后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美国联邦政府加强干预、联邦政府的干预机制逐渐完善的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机制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通过立法拨款和科研拨款实现干预的目标。这种途径基本上不干预或很少干预高等学校的自治,因为各高等学校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需要联邦的拨款,甚至还可以促进高等学校相互竞争获取联邦的某项拨款。联邦政府通过法令或合同的形式明确规定拨款的用途以及获得拨款的条件,从而保证实现干预的目标。(2)在国家处于危机时加强干预。美国高等教育是在国际竞争中发展起来的。联邦政府总是把教育与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是紧紧扣着国家安危这个题目做文章,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更直接提出了“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

革”。这样就使公众产生危机感,统一全国人民的认识,尊重知识,重视教育,从而支持联邦政府拿出更多的经费来发展教育。同时,这样也有利于克服高等院校对联邦干预的抵制,使联邦政府能够顺利地实现干预目标。(3)通过联邦的干预实现高等教育的民主化。首先,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大量设置奖助学金和贷学金,促进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例如1944年通过了《军人权利法》,为复员军人设置了奖学金,使大量复员军人进入高等学校,以后又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设置了“国防学习贷金”、“保证学习贷金”和“佩尔助学金”,使大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其次,联邦通过法庭裁决,强制高等学校在招生和教职工聘用方面遵从联邦法规,实施“肯定行动”,不得搞种族、性别和年龄歧视,这样就使少数种族和妇女等有了更多就学和在高等学校就业的机会。因此,可以说,美国在实现高等教育民主化的进程中,联邦政府起了重大的作用。

四、兼收并蓄各国之长,发展本国特色,扩大世界影响

美国历来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作为发展本国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人才的战略措施。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美国对外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借鉴,就没有今日的美国高等教育。美国高等教育在创建初期主要学习了英格兰大学的模式,时至今日,在美国高等教育实践中仍能找到英格兰大学的痕迹,例如文理教育、住读要求和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等。在18世纪,美国学习了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重视医学和自然科学的传统,开始教授实用学科。法国的启蒙运动对美国高等教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美国的教师和学生追求思想的解放,反对宗教的束缚,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奠定了部分理论基础。在19世纪,美国主要学习了德国大学重视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的经验,在美国当代高等教育中,除研究生教育和科研以外,还有一些重要方面也源于德国大学,例如教学自由、按照学科组织教师和课程、对学生论文的要求、实验课和讨论课的开设,以及大学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设立等。

17~19世纪是美国高等教育创业和奠基的时代,美国熔英格兰、苏格兰、法国和德国大学的经验于一炉,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适应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终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制度。

美国在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高级人才以后,并没有闭关自傲,而是继续执行开放政策,不断学习外国经验,大量引入高级人才。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由于欧洲法西斯主义猖獗,大量科学家移居美国,例如爱因斯坦和费米等,就为美国核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二次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更多的科学家被吸引到美国。1965 年美国移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给予“因其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特殊才能而对美国的国家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福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专业人员”以签证的优先权,这样,专业人才源源不断流入美国。

在流入美国的专业人员中,相当多的人进入高等学校任教,这当然又促进了美国高等学校质量的提高。而美国高等学校质量的提高,又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学生到美国学习。1995 年,世界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美国学习。

这么多的科学家、专业人员和学生被吸引到美国的原因,可能因人而异,但是美国高等学校的开放性,较少的排外性,较多的学术自由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然美国能够提供较多的奖学金、较多的工读机会、较高的科研经费、较优异的科研设备,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平也是重要的原因。

回眸过去百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给世界高等教育打下的烙印比任何国家都要深,可以说,在高等教育领域,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展望未来,美国的野心是使 21 世纪仍然成为美国的世纪,为此美国将会继续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预计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将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 美国将继续采取措施使文化不利群体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美国政府提出,希望至少有 80% 的美国成年人完成大学两年的教育。

2. 美国将继续改革本科生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质量。将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加强普通教育,培养全面素质;突破传统课程界限,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注重思维训练,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学生主动学习。